

責任編輯：孫嘉萍

記代馬輸卒輸馬代
無拓張
兵文學的代表。

張拓燕著《代馬輸卒》

盼年

史文志

「二十三
，糖瓜黏；二
十四，掃房子
；二十五，磨
豆腐；二十六
，去割肉；二
十七，宰公雞；二十八，把麵發；
二十九，蒸饅頭；三十晚上熬一宿
，大年初一扭一扭。」這是我小時
候經常唱起的兒歌。每到年底，尤
其是臘月的月底，大家都開始忙着
準備年貨，幾乎天天都有那麼多誘
人的美食，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
代，對孩子們來說，過年無疑是
一個巨大的誘惑。

過年的時候，還有更讓我嚮往
的高興事，穿了一冬、又髒又破的
衣服終於可以下身了。那時候，生
活條件差，加上兄弟姐妹多，只有
在過年的時候，母親才會給我們做
身衣服。記得當時，農村男孩子們
穿的都是一種叫做「學生藍」的粗
布。母親的手藝不錯，給我做的上
衣都是四個口袋的。年除夕早晨，
母親會把早已做好的衣服讓我們穿
上，這時，我會把自己上學用的
鋼筆找出來，別在上衣口袋上，然
後到小夥伴中間炫耀一番，想想當
時的神態，現在都感覺美滋滋的。
過年了，不僅可以吃飽、吃好，還
有新衣服穿，誰又能不盼年呢？

參加工作後，我做了一名教師。每到年底，各
種各樣的檢查讓人應接不暇，經常忙的焦頭爛額。
加之生活條件慢慢好起來了，再也不用爲吃和穿
上愁了，盼年的感覺終於慢慢淡出了我的心頭。隨
着年齡的增長，說真的，不但不再盼年了，還真希望
年能來得慢一些。

「時間過得真慢呀，我好想明天就是新年……」
這是一個學生的一篇日記，又勾起了我童年的心結。
這是一篇抒發自己盼年心情的日記，學生在日記中
並沒有說明盼年的原因，但那種盼年的迫切心情卻
讓我久久難以釋懷，也讓我回想起了自己心酸卻又充
滿稚趣的童年。「難道現在的孩子也和我們小時候一
樣，盼望着過年時的好吃的東西，好穿的衣服？」現在
的孩子生活條件好多了，吃的、穿的天天都和過年一般。
很少有像我小時候那樣盼年的了，這個孩子強烈的
盼年心情確實讓我有些詫異。這是一個活潑開朗的好
學生，成績也很好，在老師和同學的眼中，這是一
名優秀的學生，是什麼原因讓一名幸福開朗的孩子有
如此深的盼年情結呢？下課後，我把孩子叫進辦公室，
首先表揚了孩子優美的文筆，接着，便讓孩子談一談寫這
篇日記的初衷。也許是職業的習慣吧，作爲學生的班
主任，對學生表現出的一些異常的現象，我總感覺不放心，總
想弄個水落石出。談到那篇日記，孩子什麼話都還沒說，
就已經淚流滿面。原來，孩子的爸爸媽媽年初外出
打工了，一年來孩子一直和爺爺奶奶生活在一起，
雖然吃的、穿的一點都不用愁，但孩子心靈深處對母愛、
父愛的渴望卻是任何物質的東西不能代替的。爸爸、媽
媽臨走的時候，和孩子有一個約定：好好學習，聽爺爺、
奶奶和老師的話，過年的時候，我們就回來。

孩子回教室去了，我情不自禁地翻開了日曆，突然，
我發現，我又盼年了。

昆明「鬼火綠」

李曉萍

那天，我和幾個朋友去昆明旅遊，我們爬上西山時，已飢腸轆轤，導遊向我們推薦一種昆明的名菜叫「鬼火綠」。初次聽到這種古怪的菜名，心想肯定很好吃。

我不解地問導遊，怎麼會叫「鬼火綠」？導遊有趣地笑笑，說「鬼火綠」原來是雲南的方言，意思是很有生氣，火冒三丈，後來就沿用成菜名。

很快，我們來到西山腳下的一家有名飯店，廚師正在做「鬼火綠」。我好奇地打量着，廚師向我介紹，「鬼火綠」的做法很簡單，就是魚腥草、薄荷、生薑和辣椒一起，加上生葱、蒜泥、芫荽、麻油、醬醋，伴在一起，綠紅白黃，色彩斑斕，十分好看。

我們愛吃辣椒，就要求廚師多放點辣椒，廚師微笑着說，「鬼火綠」就是以辣出名，你們想吃多辣就吃多辣。

很快，我們吃到了「鬼火綠」，果真不假，吃完「鬼火綠」後，我們辣得滿頭大汗，吐舌喘氣，滿地找水和飲料往嘴裡灌，真是讓人「鬼火綠」。

到昆明旅遊，收穫不少，不僅可以飽覽各種美麗的風景名勝，還可以痛痛快快吃上一次「鬼火綠」。

懷念深堂

霍無非

那天，我和幾個朋友去昆明旅遊，我們爬上西山時，已飢腸轆轤，導遊向我們推薦一種昆明的名菜叫「鬼火綠」。初次聽到這種古怪的菜名，心想肯定很好吃。

我不解地問導遊，怎麼會叫「鬼火綠」？導遊有趣地笑笑，說「鬼火綠」原來是雲南的方言，意思是很有生氣，火冒三丈，後來就沿用成菜名。

很快，我們來到西山腳下的一家有名飯店，廚師正在做「鬼火綠」。我好奇地打量着，廚師向我介紹，「鬼火綠」的做法很簡單，就是魚腥草、薄荷、生薑和辣椒一起，加上生葱、蒜泥、芫荽、麻油、醬醋，伴在一起，綠紅白黃，色彩斑斕，十分好看。

我們愛吃辣椒，就要求廚師多放點辣椒，廚師微笑着說，「鬼火綠」就是以辣出名，你們想吃多辣就吃多辣。

很快，我們吃到了「鬼火綠」，果真不假，吃完「鬼火綠」後，我們辣得滿頭大汗，吐舌喘氣，滿地找水和飲料往嘴裡灌，真是讓人「鬼火綠」。

到昆明旅遊，收穫不少，不僅可以飽覽各種美麗的風景名勝，還可以痛痛快快吃上一次「鬼火綠」。

往事鉤沉

中國人過年，講究裡外一新，新則添喜，這個風俗由來已久。近三十年前，我在中原的古城生活，那時候年前有「三多」：一是火車站、汽車站的人多，擁擠着，提着大包小包趕回家和親人團圓過年。二是菜市場的人多，食品供應好轉了，雞鴨魚肉往家買，柴米油鹽要備足。三是澡堂、理髮店的人多，個人衛生要講究，過年要換新形象。單說第三點，臘月裡辦妥年貨，蒸好饅，掃淨庭院，下面的事就該把自己拾掇一新。首先腦袋要新。過去不像現在的髮廊雨後春筍，街上有數的理髮店大一些是國

營的、小一點是集體辦的，修理腦袋的人早排成隊，在長椅上排排坐，靜靜等着。幾位理髮師傅一邊聊着年事，一邊嫋嫋地剪推刮洗吹，理完一位，收過錢，抖抖白布上的頭髮，用河南話朝門口喊：「來一位」，等客坐好，圍上白布，問過：「要大的小的」（大的即剪的少，留的髮長，小的相反）？就開始修頭，從早到晚人頭不輟。

理過髮，洗澡也是件大事情。那年月家用熱水器還沒問世，洗澡要去單位或公共大澡堂，北方人沒有天天洗澡的習慣，每周洗一兩次，但節前這個澡，得好好洗，從不馬虎。一掀開澡堂厚厚的門簾，裡面熱氣蒸騰，赤條條都是人，幾個大池人頭湧湧，在熱水

中愜意地泡，直泡到皮膚發紅，額有微汗，有點喘不過氣才起身，歇一歇，接着又泡。泡夠了，起身到池邊，熟人家相互搓背，搓下灰，打上肥皂，到淋浴間沖洗乾淨。澡畢穿上新衣，左照照，右瞧瞧，形象爲之一新，精神爲之一振！每張臉都是紅撲撲的，人面新衣相映紅，顯得健康而滿足。

到現在我都認爲，理髮、泡澡、搓背實在是人生的享受，能按摩頭穴，舒筋活血，除去污垢，緩解疲勞，渾身輕鬆舒坦。節前做之，賦予辭舊迎新之意，是對春節的極大敬重。只是以後家用熱水器普及了，北方的澡堂子越來越少，而在南方更是難覓，免不了生出些懷念。

王鵬

梅蘭芳和《生死恨》

文化什錦

色戲曲電影不是偶然，電影導演費穆和京劇名伶梅蘭芳的組合也並非巧合，他們兩人都是那個時代京劇和電影兩個領域最具代表性的個人之一。費穆請梅蘭芳來主演這樣一部戲曲影片，而華麗的戲服、演員的化妝、五彩的配飾以及戲台上多變的燈光效果，如果能拍攝成彩色的效果是最好的。華藝公司獨具慧眼，大膽投資，實現了梅蘭芳和費穆的理想。於是攝影師黃紹芬、李文偉使用美國的十六毫米米（Ansco）彩色反轉片拍攝了這部影片，並送美國沖洗並擴印成二十五毫米的拷貝，才得以製作完成，首先在上海皇后大戲院公映。

梅蘭芳通過《生死恨》的故事，表達了他的反抗侵略的民族情感。爲了把戲曲搬上銀幕，梅蘭芳和導演費穆一起，步修改劇本以純青，他圓潤的唱腔，在這部戲曲影片裡，梅蘭芳都完美地表現出她的優美、眼神、舉止，都表現得非常逼真。在拍攝中許多人物都採用真的道具，使表演更接近生活。

醉書亭

《代馬輸卒》五書
許定銘

寄望春天的話

許俐麗

人生在線

見到二十二床病人王慧的那天早晨，廣州起風了，天氣突然變得很冷。她正躺住吊針水，眼睛緊閉。護士量血壓、送藥片、點艾灸……動作機械而有序。當我小心翼翼脫鞋、穿上病號服爬上去我的二十三床時，還是把她驚醒了。我愧疚地向她打手勢，她又閉上了眼睛。沒想到。這個冬天，我在醫院裡送走了不尋常的二〇一一年。二〇一一年之於我，有些沉重。母親大病住院，至今不醒，父親身體及情緒日漸低落……這一年，最怕的是半夜接到家裡來電，最不願去的地方是醫院，最畏懼的是收到母親病危通知單。太多的人，太多的事，都成爲我無法承受的重，不得不從中作出艱難抉擇。這一年，我以爲自己是那個最倒霉的倒霉蛋。

生活還得繼續。年末，因莫名浮腫，我住進了醫院。每天點滴，每日三至四袋，一連八日。每袋一百毫升，加上針劑，從管子裡滴下來，每袋可滴一千八百多滴。就在病榻上數着滴管一滴一滴掉下的百無聊賴，看來，人們還得努力節食減肥，我們總不能常被胖子夾在座位裡動彈不得，總不能把所有劇場、影院、體育館的座位都無止境地加寬加大。

這個冬天，溫度是最令人渴盼的！當陽光灑進病房、鋪滿我全身的時候，我和剛認識的二十二床王慧，一個七十九歲的老太太，迎來了二〇一二年。兩個星期前，斜對門一位剛過四十歲、正處於年富力強階段的男病人，躲開護工溫暖的牽手，從七樓一躍而下，結束了生命。他選擇在二〇一一年最寒冷的那一天，據說，他患有嚴重的抑鬱症，天真的心對一切都失望之極，所以跳在漆黑的夜晚……我曾悄悄探過他的

病房，夜已深，月光給房間深處添加了一絲微光，可他的床卻被朦朧的陰影構出了一個十字架，圖案投在被子上，隱約露出一個個黑洞，像失明的眼睛。

元旦夜，實在睡得不好，因爲我好像聽見風在哭……四處尋尋，誰還記得，這裡曾躺着一個內心憂鬱肌體還算健康的男人？我很爲他惋惜，一戶人家就這樣沒有了兒子、丈夫、父親。也慶幸自己挺了過來，沒有成爲那個倒霉蛋，知道有一種叫做「責任」的東西。再看看走廊迎面走過的病人，我想：他們的內心到底死過多少次又掙扎地活過來？有一首歌不是唱道：「一個人死多少次，才能成爲一個人？」那早逝的不會相識的朋友，身體還沒死去，心卻已經死了，他沒有成爲真正的人，只是到了他理想的世界上去做另一個美麗的嬰兒。

在醫院裡，我想明白了。人要死，有時並不需要有什麼愛情事業的大前提，很多時候就是一剎那千頭萬緒、迷迷惘惘中的事。但對世界本來就不樂觀的人是不會自殺的，因爲他知道沒有圓滿存在。二〇一二年也會是不圓滿的，那就別把世界夢想得太美麗，這樣就不會遷怒於他人和怨恨別人，不會對人對己失望，讓心靈覺得錯生在這個世界上。

住院期間，一雙渾濁的淚眼，讓我對二〇一二年充滿複雜的感覺。那是在等候辦理住院手續時，透過玻璃窗看外面的草坪，我就記住了她。她推的輪椅幾乎與她一般高，椅上是八十八歲中風癱瘓的老伴，在人群裡頭顱太陽。她是站立的人群中最老的，也是最累的。每天凌晨三時，她必須起床煮飯煲湯，五時趕坐公交車到醫院送飯，一直守到下午，親眼看住護士給老頭子清洗完畢，換上乾淨衣衫才肯離去。她七十



春光初現

(攝影)楊芳菲

了。我們沒能買到挨着坐的兩張票，結果來了個高頭大馬，極其肥碩的座位之間則沒留下一點兒縫隙，這使我們兩人絲毫動彈不得，只好夾緊身子。哭笑不得的記憶。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其實是可以向航空小姐抱怨的，但我們畢竟是有根據的。美國電影演員凱文·史密斯是個大胖子，平時乘飛機都要買兩張票供他自己一人坐，有一次去加州西南部，只買到一張票上了飛機，乘務員對他打量了一番，態度和藹而又堅決地請他離下飛機，對他說，你這麼胖，會影響鄰座的舒適和方便。他扮演的電影人物都很少說話，但這次被趕下飛機的遭遇令其傷心，所以見人就滔滔不絕地訴說他的冤屈。

二〇一二年夏季奧運會將在倫敦舉行，主辦方目前正在籌辦中也遇到了座位問題。根據最新調查，

八歲，堅持了一年半，已經疲憊不堪。

我問她。「婆婆您爲什麼不請個保姆？這麼早這麼遠這麼冷，您這團火還能燒多久？您和老伴攢的養命錢都快用完了，您自己怎麼辦？五個孩子能幫您分擔一點嗎？不哭，婆婆，天冷了不提傷心事……」

終於，我避開她淚水在打滾的眼睛。我實在不忍看那雙令人心酸的眼睛。我感覺她渾身每一塊肌肉都在哭泣，但是眼淚最終沒有流出來，薄薄乾乾的一層浮在眼膜上。護士說，爲了減少每日醫療費用，甚至爲了節約一粒藥片，她已放棄尊嚴哭求過。

是不是，認了命的人眼淚幾乎是乾的？

這是現代化城市裡一個貧困的角落。他們沒有參與發言的機會，他們更沒有「影響社會」的權力，他們徹底喪失了與社會博弈的能力。他們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從企業退休，幾乎沒有儲蓄。婆婆說孩子們根本「靠不住」。不不，不是孩子不孝順，兒孫輩個個生活都不容易。這個季節，儘管「病不起」，儘管「看病難」，卻仍阻擋不了婆婆絕境中求生存而蹣跚醫院的腳步。他們醫保帳戶的積累額太小，每月國家進入他們個人帳戶僅一百多元。這一年半他們自費掏光了所有家底。許多醫院去不了，這家小區醫院接納了他們，儘管這是一家軟硬件都極其簡陋的醫院，但婆婆只求醫療水準達到不讓老伴那麼快就西走天國的程度，就行了。這樣，婆婆對老伴守候了六十五年的愛，也有了理由和延續的空間。

像她這樣的婆婆，我想應該不在少數吧？至少，我的父母就歸屬其列。作爲子女，我很心痛，也深感無奈！二〇一二年，有誰能借助龍年「龍勁」，好好謀劃，做一些溫暖的事情，窮盡一切可能，「提速」醫療服務一體化？還有，給他們增加點退休金吧，真金白銀的退休保障收入，才有可能稍微抵抗一下CPI的高企，才有可能讓通脹之虎，少點再少點從這些升斗小民口中奪食。

只要有這樣一小群人，還在想着那樣一群更大的貧困層，而最終實施的結果不成爲「鏡中之月」、「紙上談兵」，做不足百分之百好，那麼就做百分之八十八、七十的好吧，如果一直在盡心努力，那麼，二〇一二年就不會是令人害怕的終點。我的父母和婆婆們，內心會少點寒冷破裂。不然，大道理唱得再好，他們也不信。

寫到這裡，我心存熱望，渴盼，當個「推手」：二〇一二年有些問題存在，不可避免，而我們能做的，是把傷害減到最低點。最起碼，不要令我們的生活百上加斤、付出比二〇一一年更多才能買得到的醫療服務與藥品。我想一直拉着母親的手，安慰她——龍年，我們還在一起，心手相印，那才真正是溫暖的起點。

在醫院住了八天，臨出院那一刻，才見到王慧的女兒。母女倆開玩笑，女兒說「媽，有沒犯紀律？一個人有沒有出去玩？」王慧驚訝地看着我，讓我證明她很乖。女兒又調侃道：「千萬別摔倒了，要倒就倒在醫院門口。」女兒說，媽媽上街，家人兩個最怕：一是跌倒在哪個角落，不爲人知；二是沒人敢救。

現在路人碰上碰倒都能把你當殺人仇人，誰還敢伸援手？我說，有道理。但我情願相信，二〇一二年的夏天，不會拋棄哪個善良的人。

出院回家。剛一上網，「你在嗎？」就碰到一個久違的好友。「在。」我答。「呵呵，你還健在呀？」她開玩笑。「是的，健在。」我發過去一個笑臉。我健在嗎？還算健在，還算健康地活着。新的一年，冷極回暖，早春應該一天天近了吧。

臘月二十誌於港島東

京劇《生死恨》是梅蘭芳真思想性和藝術性的代表作之一，此劇初稿由齊如山根據明代董應翰《易鞋記》改編，後由許姬傳執筆整理並更名京劇劇本《生死恨》，一九三六年上演受到好評。一九四八年六月，由上海華藝公司斥巨資投拍戲曲電影《生死恨》，導演費穆，這部影片作爲中國第一部彩色電影。京劇《生死恨》是上世紀三十年代初中華民族遭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危急時刻，向憂國憂民的梅蘭芳，爲激發國人愛國熱情而組織編寫的，梅蘭芳多年後回憶，從上世紀二十年代末，他就積極醞釀編演一台鼓舞國民仇敵、抵制外來侵略的戲。經與齊如山討論決定，將明代董應翰所作《易鞋記》傳奇改編上演。齊如山很快便完成初稿，共九場戲，劇名仍爲《易鞋記》。梅蘭芳看了改編稿，認爲故事過於冗長，尚需敲定，改編許姬傳參與編寫，對齊如山草成的劇本重新結構，大家一起考慮，由許姬傳、李輝載、筆寫詞，劇名改爲《生死恨》。新改本按照梅蘭芳思路，突出表現被敵人俘虜的悲慘遭遇，以此喚醒大敵當前某些醉生夢死、苟且偷安之人，立即投入全民奮起的抗敵洪流中去。《生死恨》是講北宋末年金兵入侵，士人程鵬舉和少女韓玉娘成爲金兵的俘虜，發配到張萬戶家爲奴，並逼他們結爲夫婦。韓玉娘先讓程鵬舉捲起頭巾，繼續抗敵，她自己也屢盡磨難，幾經周折才重返故土。程鵬舉由立下赫赫戰功，做了襄陽太守。他刻思念玉娘，並以一鞋爲證與玉娘相見。可玉娘終因積勞成疾而死去。

上海面對日益緊張的政治形勢，梅蘭芳爲實現宣傳抗日的夙願，決定再度改編《易鞋記》。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國內形勢越發嚴峻，不久梅蘭芳舉家遷往上海。面對日益緊張的政治形